



安全理事会

第八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八四二次会议

2025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塔夫先生	(阿尔及利亚)
成员:	中国	傅聪先生
	丹麦	拉森女士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希腊	塞克利斯先生
	圭亚那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巴拿马	鲁伊斯-埃尔南德斯先生
	大韩民国	黄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塞拉利昂	卡巴先生
	斯洛文尼亚	日博加尔先生
	索马里	菲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法奥康纳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伊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由非洲主导、以发展为重点的反恐工作: 加强非洲领导与各项反恐举措的执行

2025年1月10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5/2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由非洲主导、以发展为重点的反恐工作：加强非洲领导与各项反恐举措的执行

2025年1月10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5/23)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常务副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安理会会议厅在座的其他高级别代表。他们今天的出席凸显了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科威特、拉脱维亚、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荷兰王国、尼日利亚、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南苏丹、西班牙、苏丹、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津巴布韦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班科莱·阿德奥耶先生阁下和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高级顾问赛义德·吉尼特先生。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下列人士参加会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金扎·阿比·贾瓦拉-恩贾伊夫人阁下、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斯塔夫罗斯·兰布里尼蒂斯先生阁下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驻联合国副特别代表多米尼克·巴霍雷拉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5/23，其中载有2025年1月10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了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女士阁下发言。

常务副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不幸的是，非洲仍然是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当今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严重威胁。为此，我首先要赞扬主席国阿尔及利亚将今天的讨论重点放在非洲反恐努力中安全、发展和基于人权的政策之间的联系上。

我要肯定和赞扬会员国在反恐前线作出的奉献和牺牲——它们致力于保护平民、维护人权和培养受影响社区的复原力，这是我们集体寻求持久和平努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请允许我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现状。尽管会员国持续不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占全球所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人数的近59%。萨赫勒地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危机之一的重灾区。连续三年，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人数激增至6000人以上，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一死亡人数激增的过程

中,布基纳法索的恐怖主义致死人数目前居世界首位,增幅达到惊人的68%,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支持来帮助扭转这一趋势。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已将其致命的触角伸向西非沿海国家,暴力袭击在短短两年内飙升了250%以上。

统计数字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但最近的袭击使这一可怕的现实成为焦点。1月8日,贝宁在与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交界处附近遭受了自2021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该次袭击造成至少28名贝宁士兵死亡,“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宣称对此负责。就在几天前的1月4日,极端分子对尼日利亚丹博阿Sabon Gida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野蛮袭击,造成6名士兵死亡。这些袭击严峻地提醒人们,暴力事件继续升级,并使用了致命武力。与此同时,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拉库拉瓦”正在壮大,并在尼日利亚西北部、尼日尔和乍得发动跨界袭击。在加纳北部地区以及多哥、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渗透和激进化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非洲其他地区,索马里的青年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同盟军和莫桑比克的“先知的信徒”组织等恐怖团体继续发动可怕的暴力。它们不仅恐吓社区,还实施难以言述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攻击儿童并强行招募儿童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们不要弄错。按照这种速度,西非的未来悬而未决。青年被边缘化,加上失业率飙升,使整整一代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团体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一代人就有可能被恐怖主义的恐怖所吞噬,他们的未来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被偷走。

对妇女和家庭的影响尤其具有破坏性。恐怖分子经常通过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强迫婚姻和绑架来剥削和残害妇女,给整个社区造成深深的创伤。家庭流离失所,生计被毁,复原力和恢复所需的社会结构被撕裂。

最可怕的是,这些团体的战术正在以惊人速度迅速演变。恐怖网络现在正在集中资源——资金、战斗人员和专业知识——同时利用新技术,包括无人机系统来增强其能力。

我刚才描绘的黯淡景象提醒我们这一威胁的复杂性。随着恐怖主义演变发展,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反恐工作必须继续创新,采取以尊重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办法,并取得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的成果。非洲会员国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下,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指导原则,制定并执行协调一致的对策。

会员国去年9月商定的《未来契约》(大会第79/1号决议)为全球反恐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契约》与《全球数字契约》(大会第79/1号决议,附件一)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大会第79/1号决议,附件二)一道,致力于建设一个线上线下都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契约》重申会员国致力于建设各国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并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现在是兑现这些尚未兑现的承诺,并以坚定行动履行《契约》中所作承诺的时候了。应当优先考虑三个领域。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处理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恐怖主义因脆弱而猖獗,因贫困、不平等和幻灭而滋生。当发展筹资出现倒退,当脆弱的机构与薄弱的治理

相结合,当妇女和青年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当公共服务稀缺或不平等时,这些条件为激进化和招募创造了沃土。特别是在有组织犯罪方面,恐怖主义网络拥有现成的青年、资金、武器和后勤支助来源。建设包容、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社会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非盟)的《2063年议程》。我们必须执行这两个议程。

第二,我们必须依靠可问责的包容性机构,采取基于人权的反恐办法。反恐措施往往导致本可避免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会使各国走上脆弱之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不稳定和不安全,并削弱对国家机构的信心。大力建设强有力的地方安全机构对维持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为执法和司法机构提供必要的培训、资源和问责框架,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同时保障人权。反恐对策应充分包容各方,让民间社会——包括妇女、青年、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参与其中。

第三,区域合作是任何有效反恐战略的关键。各自为政只会让恐怖袭击制造者有机可乘,符合他们的利益。由于恐怖分子可以通过利用和制造分裂而坐大,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从速予以应对,把促进对话、信任和协调行动作为重点。非洲联盟及其反恐中心在这方面可发挥主导作用,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非洲各地的区域举措可在这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其中包括支持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以及乍得湖流域多国联合工作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待命部队也必须得到加强,使其能立即采取行动。应充分落实《阿克拉倡议》,以解决各种跨界问题,防止青年激进化。在西非和萨赫勒,必须优先重视现有框架。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各种区域努力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并与战略保持一致。我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们能够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归根结底,在打击非洲大陆各地的恐怖主义时,必须优先采用由非洲人主导和自主的解决办法。2024年4月,尼日利亚政府组织的非洲反恐高级别会议更有力、更响亮地发出了这一信息。2024年10月核可的非盟-联合国联合路线图以及第2767(2024)号决议的通过,是在支持非洲联盟在索马里和该区域反恐努力的承诺基础上取得的里程碑式进展。当然,光有承诺是不够的,必须提供足够的资源。因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第2719(2023)号决议回应了非洲会员国的长期呼吁,即为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充足、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

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不断变化的性质保持警惕,并不断重新思考我们的做法,包括我们开展工作与合作的方式。我们的努力必须是协调一致的、有目的的、因地制宜的,最重要的是,必须以预防为中心。安全理事会在支持非洲联盟以非洲领导力和解决办法为基石的反恐倡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让我们共同致力于消除非洲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我们都肩负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责任:即确保未来消除恐怖主义祸害,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和平、繁荣,最重要的是,享有人类尊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德奥耶先生发言。

阿德奥耶先生(以英语发言):恐怖主义在非洲的快速滋长所造成的威胁极为严重,令人震惊。仅在2024年,总部位于阿尔及尔的非洲联盟反恐中心就记录了

3400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这些事件造成13900多人死亡。本大陆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必须一道采取行动予以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破坏发展机会, 特别是青年和社区的发展机会, 从而破坏非洲社会的结构。恐怖主义削弱人们对民族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信心。其后果是广泛的、复杂的, 也是严重的。这些非国家武装团体阻碍民主治理充分发挥作用, 阻断非洲实现包容性增长之路。实际上, 如果我们的集体意愿和应对措施不起作用,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体现的非洲大陆的崇高愿望就会受到威胁。

鉴于目前从地理上讲恐怖主义正在席卷非洲的五个区域, 非洲联盟(非盟)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重新调整了其战略方针,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形势。我们正在调整我们的政策工具, 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预测, 即我们可能在2025年看到恐怖活动增加10%至15%。非洲联盟制定了以“非洲自主、非洲主导”的原则为基础的积极框架。随着威胁的加剧, 我们正在重新把重点放在建设非洲联盟成员国和区域机制的综合能力上。我们建立了各种明智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在此基础上调动各种物质、知识和财政资源, 以战胜这一祸害。因此, 非洲联盟正在通过执行到2030年“平息枪炮声”方案, 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响应。

早在1999年, 我们各国领导人在阿尔及尔通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之后, 在当时的非洲统一组织中迈出了一大步。例如, 在21世纪初索马里流血而世界袖手旁观时, 非洲联盟进行了干预, 以拯救索马里和非洲之角地区, 使其免遭青年党无法无天的卑鄙行径的蹂躏。新成立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将在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 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的遗产基础上再接再厉。

2022年5月, 非洲各国领导人通过《关于恐怖主义和违宪更换政府问题的马拉博宣言》, 表现出强有力的政治意愿。2024年4月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反恐高级别会议强化了这一宣言。我们的非洲领导人继续展现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这一对各国行之有效的理念所体现的精神。《马拉博宣言》强调, 必须采取多层面办法, 以实现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非盟领导和授权的反恐特派团表明并证明了一个事实: 由非洲驱动的和平支助行动能够捍卫我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如今, 乍得湖流域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索马里的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构成了在冲突后环境中建设和平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途径。这些模式不仅有益, 而且对非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非洲联盟通过了《乍得湖流域受博科圣地影响地区的稳定、恢复和复原区域战略》。它仍然是将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该区域各位省长和联合国的支持, 结果令人鼓舞。我们继续关注重建乍得湖流域受影响社区的重要社会基础设施。此外, 非盟正在与非洲联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联合国和国际伙伴合作, 促进和平、安全与发展互为联系的方法。

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不到五年, 距离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的愿望还剩下38年, 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战略, 以加快实现这两个议程所代表的目标。为了加强非洲在注重发展的反恐行动方面的领导力, 非洲联盟正在推动一些

举措。第一是重振努瓦克肖特和吉布提情报共享进程。第二是重新确定我们在阿尔及尔的中心的重点——它现已更名为非洲联盟反恐怖主义中心——并将其归类为英才中心，最重要的是，它采用全社会办法和全政府办法来反恐。在非洲联盟区域间预警和预防冲突知识交流的架构下，我们正在促进区域和大陆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我们还与区域机构协商，制定了一项新的大陆战略行动计划。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集体办法将应对恐怖分子使用新技术和融资方法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打击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此消彼长地使用各种来源的资金。

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继续支持和推动为和平支助行动，尤其是反恐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灵活和充足的资金。第2719 (2023) 号决议的迅速启动将是非洲联盟反恐举措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请允许我赞扬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先生阁下以非洲联盟反恐卫士的身份所作的努力。阿尔及利亚继续带头倡导非盟所有致力于消除这一祸害的努力。我们也欣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以及圭亚那继续在奥兰进程下定期接触，延续非洲的领导能力，击败这种仇恨思想及其杀人机器。

最后，强有力的集体紧急行动必须成为我们的“北极星”，成为打击恐怖主义所构成普遍、持续的全球威胁的指路明灯。考虑到非洲绝不能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我们在打击这一祸害的斗争中已到达一个转折点。恐怖主义与我们来之不易的独立背道而驰。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以对可持续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注重发展的方式，加强非洲的领导力，从而战胜这一祸害。我们必须增强地方机构的权能，促进区域合作，优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以便我们采取的战略方向将加强安全，促进所有人的自力更生和繁荣，确保所有人有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未来。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德奥耶先生所作通报。

我现在请吉尼特先生发言。

吉尼特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要赞扬主席国阿尔及利亚将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挑战作为安理会本月议程的优先事项，强调继续关注这一关键问题的重要性。我也感谢主席给我机会从民间社会的角度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非洲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安全更有价值。然而，这种安全受到内部冲突的严重影响，尤其是1990年代初出现的族裔层面的冲突，导致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人道主义危机。恐怖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

多年来，非洲的恐怖主义在规模、强度和复杂性上都有所增长，对安全、经济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最近，袭击变得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并蔓延到以前未受影响的地区。这些袭击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包括普遍践踏人权、性别暴力、大规模流离失所、基础设施毁坏以及破坏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此外，恐怖主义扰乱了贸易、旅游和投资，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最近出现了以安全机构和人员为目标的趋势,但是平民,尤其是妇女和青年,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农村社区和边境地区尤为脆弱,因为它们获得国家保护和服务的机会有限。

在治理挑战、贫困、政治不稳定、冲突、边缘化和外部干涉的煽风点火之下,恐怖主义需要全面和综合的方法来处理。这一方法必须结合安全、治理和社会经济措施,重点关注预防和应对系统性不平等。它应使边缘化族群能够驳斥极端主义言论,确保军事对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并为受害者促进问责和正义。

此外,恐怖主义在非洲的跨界和扩散性质、它与全球极端主义团体的联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卷入内部冲突的当地民兵的联系,使得强有力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成为有效反恐努力的关键。

在治理方面,国家政权在各个地区的强大存在至关重要,而地方当局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才能在防止极端主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它们靠近社区,这使其在处于处理当地不满和增强抵御力方面得天独厚。然而,管理广阔的领土,特别是边境地区,仍然是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沙漠和森林地区难以进入,加上跨境合作有限,使得这些努力更加困难。

在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地区,我们看到,当平民反对恐怖主义并感到受到国家及其国防和安全机构的保护时,反恐工作就会更加成功。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偏远或交通不便的地区,平民受到恐怖组织和反恐部队两面夹击。

虽然保护民众免遭恐怖主义侵害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及其国防和安全部队,但民间组织也发挥着关键的补充作用。民间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处理恐怖主义的根源、减轻其对社区的影响以及推动为受害者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

尽管资源有限、准入受限和存在固有风险,民间组织仍积极致力于增强社区、实施反激进化方案、促进改邪归正和重新融入社区,并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妇女和青年都被纳入反恐策略。它们还致力于打击污蔑特定种族或宗教群体的言论。

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通过的反恐框架充分体现了民间社会的作用。非洲联盟制定了应对共同恐怖主义威胁的战略和机制。非洲联盟采取的各项举措反映了其成员国集体应对非洲大陆恐怖主义威胁的决心。然而,一些国家的能力有限、资源不足和政治不稳定阻碍了这些努力起到成效。

鉴于非洲目前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我希望安理会探讨可持续和可预测的办法,来加强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更有效地保护其人民的能力和资源基础。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吉尼特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阿尔及利亚外交、海外侨民和非洲事务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要对我们的通报人表示特别感谢和深切赞赏: 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 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班科尔·阿德奥耶

大使；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高级顾问赛义德·吉尼特大使。

首先，我要赞同其他人就非洲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所发表的令人震惊的看法。这种威胁虽然在世界其他地区已大幅下降，但在我们大陆却呈指数级增长。描述非洲恐怖主义最新趋势的数字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余地。数字表明，过去十年，非洲恐怖袭击增加了400%，恐怖主义相关死亡人数增加了237%，令人震惊。它们还表明，仅在2024年前9个月，非洲就遭受了3200多起恐怖袭击，夺走了13000多人的生命。此外，这些数字表明，全球恐怖主义中心已经转移到萨赫勒地区，该地区目前占全球恐怖主义相关死亡人数的48%以上，而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1%。最后，这些数字表明恐怖主义继续从萨赫勒地区向非洲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向东和向南蔓延，其中中非地区成为这些运动的桥梁。

总之，这就是非洲的新现实，恐怖主义已成为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头号威胁。在这一现实的背后，有多少悲惨的人类故事、多少破碎的家庭和多少被破坏的社区，最重要的是，整个大陆的未来都受到威胁。

然而，单是数字无法解释和涵盖这一挑战的全部范围，因为我们在谈论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时，首先说的是全副武装、装备精良的恐怖团体，表现出高度熟练的军事战略的团体，以及实际上应当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军队的团体。其次，我们说的是已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广大地域、占到本地区一些国家60%以上国土、在这些国家充当事实上的当局的恐怖组织。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说的是已掌握高超的作案手法来资助其活动，不仅依靠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人口贩运和绑架勒索等传统手段，而且还依靠新技术和金融创新，使其行动网络更加复杂且更难以被发现的恐怖组织。在这方面，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最近通过的《阿尔及利亚指导原则》恰恰是旨在对该问题进行必要的阐明和重点强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尔及利亚以非洲联盟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倡导者的身份——这是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赋予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总统阁下的崇高使命，继续履行其在非洲大陆一级的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倡议召开今天的会议，大声敲响恐怖主义在非洲扩张造成局势危急的警钟。我们的目的无非是强调，急需振兴全球对认真处理该祸害的关注，并为此重振国际势头。通过敲响警钟，我们表示坚信，非洲面临的不是一种局部威胁。相反，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威胁，一种不分国界、无人可幸免的威胁。非洲面临的威胁迟早会造成广泛的后果，在远远超出非洲受影响地区、远远超出整个非洲大陆的地方造成可怕的影响。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非洲面临的问题需要在重新做出国际承诺和重振全球参与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新做法，以有效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为时已晚之前紧急阻止威胁的扩大。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它来自阿尔及利亚打击该祸害的痛苦但成功的经验。悲哀的是，阿尔及利亚了解恐怖主义的真相。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曾在其它国家故意选择旁顾左右的时候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最终，阿尔及利亚击败了恐怖主义，这要归功于其强有力的机构、应对措施的全面性以及最重要的是，归功于其人民的团结、韧性以及决心。

借鉴这些经验,我想用三个基本要点来结束我的发言。

首先,目前的轨迹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社会不应听任恐怖主义继续破坏非洲走向和平与繁荣之路。国际社会不应该接受非洲大陆的丰富潜力继续受制于恐惧和暴力的未来。

其次,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式,采取果断行动,以旨在处理恐怖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同时充分顾及该祸害继续表现出的强大的适应能力。发展和安全对策必须齐头并进,以确保我们以全面、连贯和统筹的方式集体处理该问题。

第三,我们需要非洲在高效的国际伙伴关系、包括非洲联盟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的支持下,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汇聚于非洲的大陆性组织——非洲联盟——和各种不同的区域性集团的非洲国家确实展现出它们在全球反恐斗争中承担其应有责任的承诺。它们在《2063年议程》及其多项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发展战略,从而做出这种承诺。它们还通过和平支助行动,如部署在姊妹国家索马里共和国的和平支助行动来表明该承诺。最后,它们通过在打击该祸害的斗争中彼此支持的联合行动框架来展现承诺,比如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非洲待命部队及其五个区域组成部分,包括北非区域能力、非洲警务合作机制、总参谋部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非洲联盟反恐中心。

国际社会不该让非洲在这场斗争中孤军奋战。非洲的成功将是全球的成功。非洲的失败将损害我们所有人。

我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塞拉利昂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发言。

卡巴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阿尔及利亚召开本次关于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我还感谢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阁下、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班科莱·阿德奥耶大使以及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高级顾问赛义德·吉尼特先生分享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宝贵见解。

我就近期贝宁Point Triple地区导致多人伤亡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向贝宁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年中,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在整个非洲急剧升级,萨赫勒和西非部分地区现已被公认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中心。

我们回顾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的报告(S/2024/583)和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活动的报告(S/2024/871)。这两份报告均强调,恐怖团体在萨赫勒地区的扩张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破坏了区域稳定。

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直接影响到本地区民众的生活,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给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制造了复杂的障碍。妇女和女孩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尤其严重,她们在不安全和不平等中首当其冲。此外,我们还看到,作为恐怖主义筹资手段的绑架勒索和劫持人质事件令人不安地增加。

塞拉利昂毫不含糊地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行为，并完全致力于打击和支持消除这一祸害的努力，无论肇事者是谁。

恐怖主义团体越来越善于结成联盟和利用存在的不满、冲突、贫穷和失业。他们利用无人管理的空间和漏洞百出的边界的弱点，武器、毒品、爆炸物、资金和人员基本上不受管制地通过这些边界流动。

全球恐怖主义的演变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最为明显，“达伊沙”组织一些最暴力的分支在当地扩大了其行动。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等团体现在控制着大片领土，利用数百万人的痛苦。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等萨赫勒中部国家以及贝宁、科特迪瓦和多哥等邻国面临“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针对安全部队和平民的袭击。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保卫阿扎瓦德人民常设战略框架尽管签署了《阿尔及尔和平协议》，但仍然活跃在马里，发动的袭击次数虽然减少，但伤亡人数更高。在乍得湖流域，叛乱分子的袭击复制了博科圣地组织的战术，加剧了人们对更广泛地重新陷入暴力的担忧。在尼日利亚继续面对博科圣地组织的叛乱，同时冲突蔓延到其他沿海国家的风险越来越大。

在旨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推动下，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的叛乱也令人深感不安。暴力导致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加剧了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安理会正在全面处理青年党对索马里和东非地区构成的威胁。

要应对恐怖主义在非洲构成的安全、经济和治理挑战，需要在全球支持下采取由非洲主导的多层面解决办法。我想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洲大陆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例如缺乏包容性的、以人为本的决策，从而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我们需要加强治理结构，制定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有意义地参与决策的进程。我们还必须采取非动能对策，解决贫困、青年失业、毒品和跨国犯罪、服务质量差、侵犯人权和腐败等紧迫问题。在青年人口占最大比例的西非和萨赫勒等地区，必须重建社会契约，投资发掘青年人的潜力，确保他们能够在包容性环境中创造和茁壮成长。我们必须消除促使成千上万青年加入恐怖主义团体的幻灭感，通过发展、社区建设和参与，为他们提供另一条充满希望和机会的道路。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妇女和女孩的需求，她们往往是受不安全和边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第二，虽然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恐怖主义构成的挑战要求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对策，并让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发挥重要作用。非洲联盟在应对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制订了2022《关于非洲恐怖主义和违宪的政府更迭的马拉博宣言》、非洲联盟反恐怖主义部长级委员会投入运作以及制定了非洲大陆全面反恐战略行动计划。

在次区域一级，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消除西非的恐怖主义，包括通过持续实施反恐行动计划。我们还肯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作出的努力，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2024年12月15日第六十六届常会的最后公报概述了这些努力，其中关切地注意到，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和暴力极端分子

的活动、跨国有组织犯罪和犯罪活动加剧了对该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持续挑战，造成了生命和财产损失。

我们继续关切地注意到与西非经共体脱离接触的情况，以及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的关闭造成的安全真空。我们还注意到萨赫勒五国集团的解散和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并欢迎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加强萨赫勒国家联盟与广大西非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为跨界安全和反恐等问题制定包容各方的解决办法。有机会通过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西非经共体之间的五年期谅解备忘录推进这些共同目标，该备忘录涉及支持该区域的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应对反恐的多层面性质。

作为塞拉利昂打击这一严重威胁的承诺的一部分，就在上周，我国总检察长向议会提交了题为“2024年反恐怖主义法”的法案。该法案一旦颁布成为法律，将规定恐怖主义罪行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项、针对恐怖主义资金和其他资产的执法措施、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财政支助以及有关问题。塞拉利昂自豪地支持非洲各地的区域举措，并加入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行列。

第三，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萨赫勒国家联盟、阿克拉倡议和努瓦克肖特进程等区域举措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按照第2719(2023)号决议的规定，支持由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并愿意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为这些行动提供适当支助。

我们再次呼吁为非洲和平行动提供充足、灵活、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这些资金对于在维和努力正在减少的地区执行和平至关重要。我们还敦促全面执行第2457(2019)号决议，并支持非洲联盟实现在非洲大陆平息枪声的目标。

最后，塞拉利昂强调，各国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安全行为体必须跨界分享信息和开展合作，以成功应对恐怖团体的扩散及其破坏性活动。集体资源将带来更好的结果，对建立我们的反恐防线至关重要。虽然反恐的成功往往来之不易，而且是在幕后取得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的成果，例如，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在2024年1月至9月期间努力消灭了140名极端分子，逮捕了57名武装分子并促使176名武装分子投降。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利用其所有多边工具，推动非洲，特别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反恐努力。

《未来契约》（大会第79/1号决议）的通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努力建设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未来，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安全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发言。

菲基先生（索马里）（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对主席国阿尔及利亚组织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深表感谢和赞赏。会议反映了我们对处理恐怖主义问题的集体承诺，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我们非洲大陆。我们高度重视阿尔及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先锋作用和经验，这为我们树立了应对极端主义和暴力的榜样。我还要感谢并赞赏穆罕默德副秘书长、阿德奥耶先生和吉尼特先生的宝贵通报，她们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非洲的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威胁。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影响到我们各国的稳定和我们人民的未来。但是，我们大陆没有袖手旁观，也没有保持沉默。非洲最近发起了开创性的倡议，提出了创造性解决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讲述我们的故事，强调已经证明非洲解决方案在整个大陆行之有效的成功和经验。二十年前，我们建立了非洲联盟反恐主义中心，这体现了非洲以地方性的非洲解决办法应对这一问题的决心。通过努瓦克肖特进程等倡议，我们加强了萨赫勒和撒哈拉的情报协调和联合行动，而阿克拉倡议已成为应对有组织犯罪和制止恐怖主义在西非蔓延的有效平台。

我要分享我国索马里的经验，它一直处在非洲之角反恐斗争的前线。在过去两年里，索马里政府与我们的区域和国际盟友合作，收复了300多万万人居住的大片领土，它们曾被非洲最危险的两个恐怖组织青年党和达伊沙控制。

我们通过了一项基于三大支柱的全面战略——意识形态措施、军事行动和阻止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在金融方面，我们成功关闭了500多个用于资助国内外恐怖活动的账户。所有非法检查站都已拆除。它们被青年党用来征收非法税款，那些负责为青年党筹集资金的人已被逮捕。此外，索马里议会颁布了立法，目的是堵住可能被用来支持恐怖活动的法律漏洞，并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些措施反映了索马里政府致力于加强法治和削弱极端主义团体的财政能力，这进而又有助于恢复安全和稳定。

在思想方面，我们知道恐怖组织歪曲伊斯兰教来实现自身目标，从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这方面，我们组织了一次由宗教领袖和大约300名宗教学者参加的全国会议，促成就单一的方法达成共识，揭露极端主义思想，驳斥恐怖团体的错误主张。宗教学者发布法特瓦——即宗教意见——证明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并表明恐怖分子的行为与伊斯兰教无关。法特瓦有助于纠正错误观念，削弱了恐怖组织招募年轻人的努力，宣扬了对基于温和与仁慈的伊斯兰教的正确解读。

在军事层面，我们的部队继续开展果断的反恐行动，特别是针对达伊沙和青年党，并在恢复安全与稳定方面取得了切实进展。在过去两年里，索马里部队解放了青年党控制的大约一半领土，这些地区的国家主权得以恢复。我们所作的努力是我们实现稳定的承诺的一部分，这并不局限于军事行动。我们还注重向解放区民众提供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基础设施，以确保恢复正常生活，促进公民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信任。

我们的经验表明，恐怖主义不分国界，这让多边合作成为关键。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外国干涉的负面影响，它放大了现有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赞赏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在加强稳定与安全方面发挥的关键和重要作用，赞赏它支持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持续努力。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单靠军事解决办法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呼吁采取全面的方法，通过三大支柱应对恐怖主义的根源。

第一，我们将发展与安全联系起来。极端主义在贫困和失业的环境中滋生。因此，可持续发展必须成为我们反恐战略的核心。在这方面，必须改革国际金融

架构,支持我们的发展目标。令人无法接受的是,2024年,非洲不得不拨出1630亿美元来偿还债务,而不是将这些资源用于改善稳定和发展。

第二,我们必须确保可持续的和平筹资。安理会通过第2719(2023)号决议是历史性的一步,该决议允许非洲联盟维和行动从联合国预算中获得高达75%的资金。然而,必须确保该框架得到充分落实。这是确保非洲反恐工作得以持续的关键。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非洲机构与联合国机制合作,保持非洲领导作用。非洲解决方案是应对非洲挑战的最合适方案,但需要通过可在不损害我们主权的情况下支持我们能力的公正的国际伙伴关系来加强这些方案。索马里的经验证明,通过结合军事、经济和思想上的措施,有可能取得切实有效的成果。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对“平息枪炮声”倡议的承诺依然坚定。我们对非洲繁荣和安全的憧憬是我们工作的驱动力。我们相信,非洲解决方案是实现我们集体安全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原因所在。我们的力量源于我们的团结,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对原则和共同目标的承诺。

鲁伊斯·埃尔南德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对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塔夫先生阁下及其代表团完美地组织本次会议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班科尔·阿德奥耶先生以及赛义德·吉尼特大使对本次对话做出的宝贵贡献。

巴拿马参加本次会议是要重申坚决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不分国界的祸害,目前对非洲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一威胁远非孤立问题,而是全球性挑战,它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结构性弱点并阻碍各国进步。我们知道,许多国家被迫拨出大量资源来打击恐怖主义,挪用了本可用于社会服务和社区发展方案的关键资金。这一现实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平衡和可持续的做法,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

恐怖主义不会凭空产生。其蔓延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推动——社会经济不平等、政治排斥、制度弱点和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这些条件共同为激进化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崛起创造了沃土,导致社区遭到破坏、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经济瘫痪。我们也不能忽视为这些团体提供资金和武装以及为其撑腰打气,从而使暴力循环永久化的跨国网络。恐怖主义侵蚀海上安全、抑制外国投资并减缓可持续发展,迫使我们各国压制对于进步的渴望。

然而,情况并非完全令人沮丧。我们欣慰地看到,非洲的区域倡议,例如阿布贾进程、阿克拉倡议和多国联合工作队,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国通过反恐办公室提供的持续支持也很重要。这些努力虽然值得赞扬,但需要通过全面、明确和可预测的大陆战略,在国际支持下持续和扩大。

在这方面,我国现在呼吁采取预防性做法,处理问题的根源。正如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成员最近举行的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联合公报

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教育、青年就业和社区赋权方案。这些努力必须得到公私伙伴关系的支持,并与《非洲可持续发展2063年议程》保持一致。

在不恰当情况下采取纯粹压制性对策,可能会加剧激进化并损害长期目标。因此,当务之急是支持非洲国家努力实施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战略。社区领袖、妇女、青年、私营部门和媒体的积极参与对于打击极端主义言论和加强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我们特别希望认可妇女在及早发现激进化和社区和解方面的关键作用。确保她们充分参与改过自新和重返社会工作不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也是持续取得成果所不可或缺的战略。

巴拿马重申致力于执行加强反恐规范框架的国际决议和战略,特别是《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敦促会员国避免将这场斗争政治化,并加强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处理不安全、排斥和根本性不平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巴拿马重申与非洲国家站在一起,相信政治承诺、加强当地抵御力和国际合作不仅是财政术语,而是会通过信息交流和建设国家能力,成为推动非洲更加安全与和平的根本支柱。

最后,巴拿马呼吁加倍努力,加强金融体系,加强对可疑交易的侦查,并与该领域的相关国际机构密切合作。巴拿马重申愿与会员国和有关各方携手努力,为共同事业贡献自己的声音和承诺。

阿克兰先生 (巴基斯坦) (以英语发言): 部长先生,我谨祝贺你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发挥领导作用,召开今天这次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也祝贺阿尔及利亚在特布恩总统的领导下在非洲反恐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阁下以及阿德奥耶专员和吉尼特先生等其他通报人的宝贵见解。我们欢迎非洲联盟(非盟)和非洲国家为打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举措。

过去四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处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最前线。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有8万多人伤亡,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在成功镇压我国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之后,巴基斯坦继续对抗在我国边境另一侧的安全藏身之地开展活动的塔利班运动和达伊沙等恐怖组织。

自第1373(2001)号决议通过以来,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称,恐怖主义震中现已从中东转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赫勒中部地区,全球恐怖主义致死人数50%以上来自该地区。

恐怖组织在萨赫勒、非洲之角和德尔加杜角等无人治理的地区活动,日益不受惩罚,布基纳法索和马里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中的两个。虽然主要在巴基斯坦的努力下,基地组织的核心在阿富汗被消灭,但是基地组织的若干分支已经在其它地方,包括在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达伊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被消灭,但是其分支机构出现在阿富汗和萨赫勒地区。请允许我强调,这些组织与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信仰,绝不能将其视为与宗教有关。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的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最新报告(S/2024/556)详细阐述了这些恐怖团体及其附属团体构成的巨大的全球性威胁。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同舟共济。我们必须根据一项基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全面和协调一致的战略,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应对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必须是这项全面战略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区域性做法对于建立有效的反恐安全架构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区域合作和参与对于处理跨界恐怖主义问题举足轻重。第2719(2023)号决议的通过朝着为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该决议的有效执行将使非洲国家能够在非洲大陆强制执行和平与安全,为寻求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和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赋予生命力。

我们希望,与执行该决议有关的问题将得到安全理事会和非洲伙伴的迅速解决。为此,安理会必须迅速商定非盟特派团的经费筹措问题。未就筹资问题达成共识已阻碍了非盟特派团在若干地方的顺利过渡和打击青年党等实体的战略的执行。

其次,我们应当考虑如何能够为非盟主导的执行和平特派团提供协助,通过相关装备、培训以及额外的联合国对口方,帮助它们实现目标。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支持对于非盟特派团的成功仍将至关重要。

第三,非盟及其次区域组织应当探索同其它区域性组织、如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伙伴关系。我们注意到最近设立的非盟、阿拉伯联盟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三边机制。我们还支持努瓦克肖特进程和《阿克拉倡议》,并鼓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国家联盟开展接触,探讨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种途径。

第四,有必要审查安全理事会若干制裁制度的效率和影响力。这些制裁制度常常被证明是钝器,对于遏制恐怖威胁泛滥作用甚微,而且往往阻碍当事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确保有效治理和安全、从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至关重要。这些制裁制度应进行调适,以应对非洲有关国家当前的挑战。

第五,我们对恐怖主义实体使用新技术尤其是进行线上组织、与跨国犯罪网络合作以招募人员和为其活动提供资金感到关切。我们必须应对恐怖主义使用的新型网络工具,包括黑网和加密货币,这些工具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激进化活动、煽动暴力、恐怖筹资、宣传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第六,我们必须处理非洲恐怖主义的内在原因和根源。这些原因包括贫困、经济困难、治理不善、小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存在、非法经济、毒品贩运、资源盘剥以及反复的外部干预。如前所述,在非洲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是战胜恐怖主义的重要先决条件。

早在19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支持非洲努力争取稳定的斗争。数十年来,我国的特遣队还参加了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马里、苏丹以及南苏丹的维和特派团。巴基斯坦希望加强同非洲兄弟国家的合作。巴基斯坦随时准备在安全

理事会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一道，与我们的非洲伙伴分享我国的反恐经验和专长，协助建立必要的体制架构，并且为非洲恢复本大陆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提供能力建设。

日博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阿尔及利亚举行本次及时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和各位通报人——阿德奥耶先生和吉尼特先生——分享对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其驱动因素和反恐做法的见解。我们也高度赞赏非洲各国部长今天上午的一手证词。

斯洛文尼亚继续对恐怖主义在非洲部分地区、尤其是萨赫勒和西非蔓延深表关切。恐怖团体的存在和活动增多以及地盘控制的巩固进一步助长了不稳定和痛苦。新技术、包括无人机和其它形式的远程暴力也加剧了平民的苦难。

今天，我谨重点谈谈与加强我们在联合行动中的领导作用有关的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击败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尊重国界，也不受国界的限制。因此，至关重要，要努力加强支持与合作，包括情报和信息共享以及联合边境管理。

斯洛文尼亚支持所有会员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的政府间平台。联合国以及非洲联盟（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完全有能力支持这种合作。阿克拉倡议、非盟反恐中心和区域反恐中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国家间关系紧张不应妨碍合作，包括与萨赫勒国家联盟成员的合作，特别是在应对国际和平与的威胁方面。反恐努力可以包括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反洗钱和数字金融服务方面的合作。这些活动往往跨越国界，因此需要区域机构之间和国际一级的定期交流。不同反恐举措之间相互合作，形成合力也将是有益的。

第二，我们越来越关切恐怖主义与跨国组织犯罪活动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非洲某些地区的活动感到震惊。训练有素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带来许多威胁。他们返回原籍国后，可以增强当地恐怖团体的能力。他们可以造成更广泛的跨区域恐怖主义行为威胁。我们认识到由于缺乏所需资源而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我们认为，加强边境管制和执行防止恐怖分子旅行的方案对于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第三，斯洛文尼亚强调，反恐努力必须是长期的，并且具有可持续效力。反恐努力必须全面、有包容性，必须解决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本驱动因素。这包括处理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平等、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及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怖分子利用这些因素招募人员并进行宣传。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所说，反恐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建设有复原力的社会。在这方面，能够获得教育是对招募的最佳威慑。

应执行符合国际法的全面、全社会、全政府和促进两性平等的办法。在这方面，与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密切接触以及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和领导至关重要。

最后, 请允许我重申,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加强合作, 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是各国应能达成一致的一个领域。归根结底, 除非人人都安全, 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黄先生 (大韩民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阿明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班科莱·阿德奥耶专员和赛义德·吉尼特先生提出的宝贵见解。

非洲不再是一个新出现的恐怖主义热点地区。随着黎凡特地区恐怖组织衰落, 非洲已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整个非洲大陆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令人震惊, 迫切需要采取由非洲主导、注重发展的解决办法。请允许我强调这方面的三个要点。

第一, 加强区域合作对于应对恐怖主义的跨国性质至关重要。在西非, 恐怖主义正从萨赫勒地区向沿海国家蔓延。此外, 乍得湖流域和中部非洲仍然受到跨界威胁的严重影响。青年党继续在索马里活动, 而东非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 与西非伊斯兰国在整个非洲大陆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一挑战。加强情报共享、跨界合作和集体安全措施是摧毁跨界恐怖主义网络所不可或缺的。事实证明, 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等区域联盟在打击“博科圣地”组织方面是有效的。必须按照区域行动计划, 对阿克拉倡议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待命部队等倡议的运作给予优先考虑。正因为如此, 西非经共体内部目前的区域分裂状况令人深感关切, 特别是因为萨赫勒中部国家的恐怖活动最为动荡不安。我们大力促请西非经共体和有关国家弥合分歧, 确保有效合作。还需要探索可持续的供资机制, 以确保区域安全框架的可行性。

第二, 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武器贩运对于瓦解恐怖主义网络至关重要。非洲的恐怖主义网络已经演变, 它们不再仅仅是“达伊沙”的附属。它们现在的行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与犯罪集团、雇佣军和地方武装团体结成联盟。在萨赫勒地区, 恐怖主义与包括非法武器扩散、毒品和人口贩运以及非法采矿在内的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行动力量。政治不稳定、有限的治理和腐败都助长了犯罪集团的出现和武器的扩散。加强国家一级法律和监管框架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正如《非洲联盟(非盟)2020年边境治理战略》所强调的那样, 有效的边境管制同样至关重要。根据联合国非洲反恐联合呼吁采取的举措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第三, 加强能力建设对于消除恐怖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驱动因素至关重要。激进化扎根于受贫困、不平等和政治排斥困扰的社区。社会经济贫困人口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团体在网上大力招募的影响。与此同时, 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稀缺, 推动(资源)争夺, 为极端主义加以利用创造了沃土。因此, 注重治理、包容性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适应能力的建设和平举措是解决这些根源的关键。让青年、妇女和民间社会参与这一过程将进一步缓解暴力极端主义。

由于恐怖主义网络也在利用新技术和创新融资方式, 因此还有必要进行能力建设, 以实现强有力的网络安全, 并与私营部门合作, 遏制网络空间的恐怖主义活动。

韩国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 致力于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和平。韩国于2024年向建设和平基金捐款800万美元, 并在过去十年中向非盟和平与安全活动捐资2300万美元, 包括支持非盟反恐中心。

今天, 韩国重申, 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非洲、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 支持非洲的反恐努力。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 (圭亚那)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感谢你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领导召开本次重要会议, 讨论加强非洲主导的打击恐怖主义倡议。我们还赞赏阿明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班科莱·阿德奥耶专员和赛义德·吉尼特先生颇有见地的发言。

今天的讨论强调了我们集体打击恐怖主义祸害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恐怖主义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非洲联盟反恐怖主义中心所报告的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严酷地提醒我们, 迫切需要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采取全面的反恐办法, 这尤其是因为它对平民, 特别是妇女、女孩和青年的影响。圭亚那认识到, 反恐斗争不能仅仅是军事或安全方面的努力——它必须被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贫穷、不平等和边缘化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优先采取有关社会经济举措, 以增强社区权能, 增加教育机会, 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为我们的年轻人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

当非洲乃至发展中世界呼吁经过改革建立有利于发展的金融架构、呼吁建立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呼吁解决债务负担问题, 从而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时, 必须将这些呼吁视为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后世后代免遭恐怖主义之害包括免受招募直接相关。非洲是世界上青年人口最多的大洲, 在萨赫勒地区就有4亿青年人口, 而那里当前恰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让青年、妇女以及民间社会和边缘化群体的其他成员参与进来, 对于构建能够抵御激进化的韧性社会至关重要。

圭亚那赞扬非洲联盟(非盟)强有力的反恐框架和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取得的进展。在非洲待命部队内设立反恐单位以及将非盟反恐特别基金投入运作等举措, 是非盟致力于打击这一祸害的具体例子。但是, 主席先生, 正如你提醒我们的那样, 我们也认识到, 恐怖主义无国界之分, 无洲际之限, 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恐怖主义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日益严重全球性挑战, 需要对之采取全球性对策。因此, 非洲联盟的努力必须被视为对全球努力的贡献。在此背景下, 圭亚那在强调非洲领导层继续处于该地区反恐行动最前沿的重要性的同时, 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该地区受此祸害影响的国家开展重建、脱离接触、重返社会与和解工作。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加强对非盟的支持。在这方面, 圭亚那建议采取以下四项行动。

第一是可持续供资。我们呼吁全面和及时执行第2719(2023)号决议, 以提高对包括其反恐任务的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供资的可预测性、充足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是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对发展举措的投资不仅会加强安全努力,还将通过促进和平、稳定与繁荣来支持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在这一努力中,对青年的关注将是重中之重。

第三是加强协调。加强联合国与非洲各项机制包括《阿克拉倡议》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加强协调将促进信息共享,使最佳做法能得到采用,并加强对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的挑战的集体应对。恐怖主义团体似乎协调得很好,包括通过使用技术。如果我们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也必须协调一致。

最后一项行动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我们必须加紧努力,瓦解支撑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金融网络。通过全球协调努力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对于结束暴力和不安全循环至关重要。

总之,圭亚那坚定支持非洲主导的、符合该区域安全与发展目标的解决办法。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与我们的非洲和国际伙伴合作,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世界。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和吉尼特先生的通报。

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蔓延。与基地组织和“达伊沙”组织有关联的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在非洲各地重组并加强其立足点。在仍然是这一威胁的中心的萨赫勒地区,“达伊沙”组织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将其袭击范围扩大到了几内亚湾,就像最近在贝宁发生的那样。在乍得湖周边、非洲之角、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莫桑比克北部,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和环境犯罪之间的联系也在加强。

为了取得成效,我们的努力必须成为全面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同时还要能够消除威胁的根源。在许多情况下,军事行动对于保护平民和保卫脆弱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但仅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与该地区各国一道加强社区的复原力。这要求我们解决导致恐怖分子招募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我们必须维护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并加强治理结构。我们还必须打击虚假信息和互联网上极端主义内容的传播。

非洲区域机构的工作至关重要。非洲联盟和区域组织,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着关键作用。法国支持在第2719(2023)号决议提供的新框架下实施非洲和平行动。这些行动将使非洲国家能够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加强反恐斗争。法国欢迎在索马里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的情形中,以混合方式实施这一新框架,以支持索马里政府打击青年党。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在5月15日之前批准这一办法。

发展非洲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欢迎科特迪瓦共和国和法国于2017年启动的雅克维尔国际反恐学院,该学院正在制定培训课程,提供

给非洲各地的管理人员。《阿克拉倡议》使该地区各国能够交流情报,是这一伙伴关系模式的又一例证。

与这种伙伴关系形成对比的是,某些私营军事公司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适得其反,只会助长恐怖主义。这些团体攫取自然资源和虐待平民的行为有据可查。

联合国为反恐斗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框架,包括安理会实施的制裁、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分析和建议以及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开展的能力建设方案。法国将继续支持这些针对非洲国家的方案,这符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办法,也符合人权、基本自由和多边主义。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感谢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阿德奥耶专员和吉尼特先生今天所作的通报。

我将泛泛地谈三点。

第一,如常务副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恐怖主义对非洲国家和社会的威胁在加剧。恐怖团体在萨赫勒各地控制着大片领土,对当地社区造成严重破坏。尽管针对它们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青年党仍在扰乱索马里和肯尼亚公民的生活,而达伊沙的分支则依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最致命的行为体。虽然强硬的安全干预措施是反恐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单靠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必须将反恐工作作为更广泛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以减少恐怖团体招募人员的可能性。

第二,改善治理、减少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于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至关重要。这些努力若要有效,就必须让妇女、青年和边缘群体的充分参与。联合王国致力于同非洲伙伴合作,建设抵御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并解决造成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此种支持包括在东非向区域和索马里领导的打击青年党和达伊沙分支等恐怖团体的努力提供6000万美元一揽子支助。

第三,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性质,需要在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区域组织、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伙伴的支持下,采取多层面的做法。联合王国欢迎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继续努力促进西非和萨赫勒国家之间的对话。《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将促进人权和包容性治理作为重要优先事项。我们鼓励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组织继续深入协调,包括延长多国联合工作队的任务期限。

联合王国还欢迎第2767(2024)号决议,该决议授权部署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以对付青年党和达伊沙。我们大家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执行这项决议,确保特派团得到充足的资金,以完成其重要任务。

最后,联合王国致力于同非洲伙伴合作,加强抵御恐怖主义的能力,促进非洲大陆各地的安全与繁荣。

傅聪先生(中国):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倡议举办此次重要会议,欢迎阿塔夫外长来纽约主持会议,感谢阿明娜副秘书长、班克莱委员、吉尼特高级顾问所作通报。

近年来,全球恐怖主义加速回潮,一些非洲国家冲突加剧、政局动荡不稳、经济持续下行,萨赫勒、非洲之角、乍得湖等地恐怖势力趁机兴风作浪,非洲这片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土地蒙上恐袭阴影。

此次会议聚焦非洲反恐问题,十分及时、很有必要。中方赞赏非洲国家在反恐方面作出的努力。帮助非洲维护和平稳定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的优先事项,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帮助非洲应对恐怖主义挑战。我愿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各国通过的《未来契约》(大会第79/1号决议)承诺,我们将追求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未来。令人痛心的是,仅去年前三季度,非洲就有超8000名平民因恐袭丧生。不久前,贝宁等国还发生了严重的恐袭事件。部分非洲恐怖组织正日益与其他地区恐怖主义力量呈勾连之势,形成跨区域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恐怖组织打着什么旗号,无论其发生在非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应予以坚决反对和坚决打击。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搞选择性反恐,甚至将恐怖势力作为谋求地缘私利的工具,终将反噬自身。

二是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反恐能力。反恐能力不足是很多非洲国家面临的难题。国际社会要在装备、情报、人力资源、后勤补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非洲国家反恐能力。联合国和各伙伴要加强同非盟、西共体等区域组织合作,支持非洲加强反恐机构建设、开展更多反恐合作项目。资金短缺是非洲反恐最大挑战。我们呼吁传统援助方在支持非洲国家反恐方面加大投入,欢迎安理会授权使用第2719(2023)号决议为非盟索马里特派团供资,支持特派团遏制沙巴布等恐怖主义势力。

三是帮助非洲铲除恐怖主义滋生根源。许多非洲国家人力和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但由于受殖民掠夺等历史原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深陷贫困陷阱,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中方坚信非洲是希望和发展的大陆。国际社会要支持非洲推进非盟《2063年议程》,把发展置于对非合作的优先位置,帮助非洲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要特别重视帮助非洲青年创造教育和就业机会,让其成为推动变革的积极力量,免受恐怖组织蛊惑招募。

四是用好新兴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反恐。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成为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被滥用的双刃剑。各方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监管,确保敏感技术不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已成为反恐行动的重要工具,可以帮助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处理能力,及时识别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追踪恐怖分子踪迹,打击恐怖融资网络,并增强侦查、监视和远程打击能力。国际伙伴要帮助非洲跨越技术鸿沟,用好现代技术,提升反恐成效。

中国同非洲是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是引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力量。新年伊始,中国外长王毅再次访问非洲国家,延续中国外长连续35年新年首访非洲的传统,再次证明中国是非洲最可信的朋友和伙伴。

中方将继续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十大伙伴行动”,特别是“安全共筑伙伴行动”,加强中非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支持非洲提升反恐能力。中方将落实向非洲提供10亿元无偿军事援助的举措,继续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军队人才和警务执法

人员,支持非洲国家开展维和反恐行动。我们愿同非洲分享反恐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设在阿尔及尔的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等提供专业知识和支持,利用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开展更多的反恐项目。中方将同非洲伙伴用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的3600亿元额度的资金支持,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消除不安全的根源,以发展振兴实现长治久安。

中方愿与各国一道,继续为有效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拉森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就一个如此重要的议题召开本次会议。阿尔及利亚长期在反恐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包括以非洲联盟(非盟)倡导方的身份这样做。丹麦赞扬阿塔夫部长的领导。我还感谢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班科莱大使以及吉尼特先生的通报。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其覆盖面遍及全球,我们的集体安全岌岌可危。恐怖主义不仅威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还威胁世界各地千百万民众的生命。在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正在扩大。从萨赫勒地区到大湖区,再到非洲之角,千百万无辜平民正遭受这个致命祸害之苦。正如今天我们多次听到的那样,萨赫勒地区现已成为一些最为暴力的恐怖组织的活动巢穴,在全球恐怖主义所致死亡总数中占了将近一半。在其它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恐怖分子利用国家存在的缺失扎下根来并且扩散。这些安全避风港的影响并不止于国家的边界。它们远远超出非洲海岸,破坏了全球反恐斗争。

因此,非洲的恐怖主义不仅仅是非洲国家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安理会。请允许我强调三点核心意见。

首先,除非我们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应对同样的安全挑战。预防行动是最有效的行动。这意味着采取一种跨部门和全社会的做法。这意味着纳入妇女、青年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并利用他们的潜力。这意味着打破僵化的、往往由男性主导的军事化和过度安全化的现状。它还意味着处理气候变化导致脆弱性与怨愤的负面影响。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对和平进行投入。

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全举措必须齐头并进。这些行动将支持实现非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和更广泛的《2063年议程》,我们认为,这将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做出巨大贡献。通过联合国-非盟加强在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联合国和非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有包括通过第2719(2023)号决议加强协作的空间,我们认为,该决议是支持财政上更可持续并且更有力的和平支助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综合战略与做法是重要的,但是它们本身并非目的。如果指导方针仅停留在纸面上,它们将无法阻止恐怖分子。我们必须始终铭记我们的总体目标,即:在现实世界上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丹麦欢迎即将出台非盟的《非洲大陆战略行动计划》,以有效打击非洲各地的恐怖主义。这将是落实2022年马拉博反恐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所提出愿景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期待它得到有效执行。适应这种威胁的跨界性质对于打击该威胁至关重要。非洲拥有一个强大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网络。它们能够——而且应该——发挥关键作用。非洲联盟、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其它组织都是如此。《阿克拉倡议》和努瓦克肖特进程等举措也是如此。同样,有必要加强各国政府和安全行为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

我的第三点意见是,有效的反恐措施和保护人权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明确地说,以一种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符合我们所有各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坐在这张会议桌前,我们有责任证明这并非空谈。反恐措施绝不能被用作胁迫性的政治工具,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与自由,或者缩小公民空间。我们也不能接受把反恐行动变成任意对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设置的一种障碍,或者导致把援助定为刑事犯罪。

因此,总之,安理会对恐怖袭击的反应沿用了一种熟悉的模式。我们谴责,我们安慰,我们表示声援。这很重要,但还不够。需要采取整体做法和加强伙伴关系,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蔓延。对于非洲和全球来说都是如此。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和处理其根源是丹麦的优先事项。我们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将继续通过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在政治、财政和运作上支持我们的非洲伙伴。在消除恐怖威胁之前,我们将不会懈怠。

塞克利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的领导,并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阿尔及利亚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感谢各位通报人富于见地的发言。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正在非洲大陆、特别是萨赫勒和西非迅速蔓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利用内部冲突、治理薄弱、气候变化以及社会经济不稳定,导致基本价值观和自由进一步倒退。外溢效应带来恶化与绝望的风险,而煽动性宣传则助长了恐怖主义行为的蔓延和加剧。这些团体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制造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剧了暴力和极端主义。

这些惊人的动态说明,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和区域协调,来制定一种整体的做法。反恐努力要求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以及其它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协调举措至关重要。希腊向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非洲伙伴表示坚决支持。

请允许我强调三点主要意见。

首先,由非洲人主导的反恐举措在减缓恐怖主义宣传的蔓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表示,我们大力支持《阿布贾宣言》、非洲联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阿克拉倡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努力。加强国家间的多边反恐合作和强有力的边境安全,特别是在萨赫勒和西非各地,对于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扩散至关重要。

第二,非盟与联合国在各种维和特派团中的共同努力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非盟与联合国的合作如何超出了传统维和的范畴。我们欢迎在维和特派团中纳入一种重点突出的全面做法,来处理非洲的反恐战略、实现稳定以及长期能力建设努力。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是非盟领导的驻索马里特派团,旨在支持索马里政府打击恐怖主义,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的任务之一

是应对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武装团体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感到关切的是,由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苏丹综合过渡援助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等特派团缩编,目前出现了安全与建设和平真空。希腊重申,我们深切感谢向维和部队派遣部队的所有国家,并强调特派团必须具备必要的能力,以履行其任务和促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保障。

第三,包括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为实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框架。加强跨界协调,加之实施能力建设方案,是建立网络以监测和阻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查明、冻结和追回与在非洲活动的受制裁个人和实体有关联的资产的重要步骤。

最后,请允许我向安理会保证,希腊仍然充分致力于与我们的非洲伙伴合作,推进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和国际合作举措,因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我们各国社会面临的最具破坏性和最紧迫的威胁之一。

谢伊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外交、海外侨民和非洲事务部长艾哈迈德·阿塔夫,我感谢你召开本次讨论会。我们也感谢阿明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非洲联盟专员班科莱·阿德奥耶和赛义德·吉尼特先生发表的真知灼见。

美国对非洲恐怖袭击的数量和杀伤力不断增加深感关切。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采取行动,同意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列名更多以非洲为大本营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组织,以便对他们实行全球资产冻结。我们还敦促会员国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青年党的第2713(202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更多个人。恐怖分子只会从安理会的不作为中受益,特别是因为钱仍然是恐怖分子的命脉。我们应当加强努力,阻止资金流向恐怖分子,兵避免将制裁列名建议政治化。

美国呼吁采取行动,处理如第2140(2014)号决议所设也门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见S/2024/731)所述的也门胡塞武装与索马里青年党和其他邪恶行为体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这些团体之间的武器贸易以及战术和行动专门知识的交流将对非洲、中东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赞赏非洲联盟为加强其反恐架构所作的努力。

当安全工作尊重法治和人权时,就能建立对警察和军队的信任,这对打击恐怖分子招募活动至关重要。反之,如果民众的人权遭到安全部门的侵犯,而政府又未能提供服务,平民可能会转而向暴力极端分子寻求保护、调解冲突和伸张正义。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民间社会成员,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应切实参与反恐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因为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和风险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能够帮助各国政府更有效地开展反恐工作。

我们必须共同作出更多努力,追踪恐怖分子在非洲招募人员的情况,以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非洲大陆内部流动和进出非洲大陆的情况。

展望未来,美国认识到,要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系统性挑战,一切照旧是一项失败的战略。我们期待着有机会与有意愿的非洲伙伴、国际社会和安理会一道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阿尔及利亚组织本次会议,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通报人。

非洲大陆的安全局势依然复杂。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和犯罪团伙的活动进一步增加。非洲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利用族裔间和宗教纷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家当局的软弱无能,大肆对当地民众实施激进化,灌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恐怖分子利用非法采矿和人口、武器和毒品贩运来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这就是与有组织犯罪建立联系的原因。

我们看到,国际恐怖主义迅速扩张,这是自2011年西方对利比亚发动军事侵略后在非洲国家开始的。当时,在保护责任概念的借口下,利比亚的国家和经济变得支离破碎。这些不幸事件为在非洲大陆加强和扩大恐怖分子的能力提供了沃土。今天,西方国家大谈特谈所谓的有利于非洲恐怖主义的条件,却对它们自己的非法行动和失败在有利于这些条件的行为清单中居首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非洲国家面临的威胁的严重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博科圣地”组织恐怖分子的活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此外在乍得,乍得当局不仅要对付恐怖分子,还必须解决众多难民从邻国苏丹逃往乍得的问题,而苏丹的长期军事对峙仍在继续。

在非洲之角,青年党正在破坏索马里的国家地位和区域稳定。青年党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增强其能力和影响力,定期发动袭击,并控制着首都附近的广大地区。此外,青年党还利用宣传,并且拥有雄厚资金,并通过在这些叛乱分子控制的领土上勒索的资金以及其他非法活动来补充资金。

索马里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应对该恐怖团体构成的威胁。中央政府多次对叛乱分子开展大规模进攻行动,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打击青年党获取资金和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活动。

非洲维和人员正在为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作出重要贡献。2024年底,安理会通过了第2767(2024)号决议,以新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取代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在通过该决议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不想再为索马里境内的非洲维和人员提供资金,另一些国家则不想承担新的财政义务,甚至不想通过非洲联盟-联合国伙伴关系机制提供资金,双方之间存在冲突。其结果是,尽管索马里的传统捐助者和合作伙伴表态支持非洲人及其愿望,但2025年上半年的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资金问题仍未解决。

遗憾的是,这绝不是虚伪和双重标准的唯一例子。这种情况在萨赫勒地区显而易见,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其他国家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前殖民国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继续在该区域强加其军事存在,非洲国

家长期以来不欢迎这种存在，其中一个因为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反恐行动显然是无效的。

基于此，我们欢迎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采取政策，加强本国部队，促进相互协调，包括在针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反恐活动方面。这两个团体在利普塔科—古尔马地区和几内亚湾国家边界上的活动尤其令人关切。

2023年9月，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这是萨赫勒反恐斗争的里程碑。该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西非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互助架构。另一个关键目标是联合打击在萨赫勒-撒哈拉区域活动的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组织，并防止和遏制三国领土完整和安全面临的军事和其他方面威胁。

我们欢迎决定在联盟内建立一支联合部队，以便协调打击恐怖团体的努力。联盟军人已成功地对叛乱分子的据点进行了联合突袭。除集体措施外，联盟国家还在各自采取措施加强本国武装部队的战备状态。今天，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正处在非洲大陆打击恐怖团体斗争的最前线。它们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和区域组织的充分支持。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国家企图破坏迄今取得的进展，通过其控制的媒体渠道，肆无忌惮地开展宣传活动，以达到散布假消息和玷污地方当局声誉的目的。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企图破坏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基辅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实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官方代表Yusov和乌克兰驻塞内加尔大使Pyvovarov证实，在2024年7月马里武装部队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Tin Zaouatène附近遭受的一次袭击中，基辅政权提供了协助。我强调，这次袭击是由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实施的。萨赫勒国家迅速作出反应——它们坚决谴责乌克兰支持非洲大陆的国际恐怖主义，并断绝了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马里活动的叛乱分子曾在乌克兰境内和马里恐怖分子控制区接受过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无人机操作和爆炸物处理培训。这一报道又一次说明了西方支持的基辅政权的恐怖主义本质。该政权听命于北约导师，接受他们的监督，并与其密切协调。该政权不惜使用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手段。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非洲国家和欧洲执法机构——欧洲联盟执法合作机构——提供的信息，即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往往落入各区域的犯罪和恐怖团体之手。早就应该对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构在组织和协助恐怖袭击方面的作用进行彻底调查和评估。

俄罗斯联邦在与该区域各国建立关系时以相互尊重为指针。我们密切关注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和需要。我们谨重申，我们愿在这些模式内，在非洲人认为最佳的条件下，与非洲人增进合作。我们将继续为旨在实现该区域稳定的努力作出建设性贡献，包括由俄罗斯教官为军人和执法人员提供培训。

我们努力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包括在落实2023年7月27日和28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俄非峰会期间通过的关于加强反恐合作的峰会宣言的框架内扩大合作。2024年11月9日和10日在索契举行的俄非伙伴关系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批准了关于落实宣言内容的联合声明，为我们在这一领域发展关系提供了额外动力。

我们特别重视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办）主持下开展的专门技术合作。鉴于恐怖分子试图在非洲大陆重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2.0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增强该区域各国及其执法机构的能力，加强边境安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俄罗斯联邦资助了反恐办在非洲的两项关键举措，即旨在加强机构间反恐合作的融合小组方案，以及旨在防止武器、简易爆炸装置和无人机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项目。

反恐办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最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切实可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具体而言，作为我提到的第一项举措的一部分，为分析人员编写了七份培训手册和一个模块化培训课程，并为1000多名地方执法官员举办了培训班。第二项举措涉及武器，作为该举措的一部分，举办了与西非和东非有关的两次重要区域活动。该项目提高了该区域各国的能力，加深了它们在如何应对恐怖分子使用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袭击这一问题上的认识。

俄罗斯为2024年4月在尼日利亚举行非洲反恐高级别会议提供了资金支持。我们相信，所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加强非洲大陆各国的能力。

最后，我国正在将最好的专家派往反恐办拉巴特培训中心担任教员，就如何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调查恐怖主义罪行对非洲执法官员进行培训。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根据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和准则，即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提高国际反恐合作的效力，并在这方面加强协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发言。

恩杜洪吉雷海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阿塔夫部长阁下适时召开本次讨论会，并邀请卢旺达参加。我也谨代表我国，祝贺阿尔及利亚担任2025年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它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的领导作用备受赞赏。我们还赞扬阿尔及利亚和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总统阁下作为非洲联盟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倡导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此种领导作用出现在一个紧要关头，我们必须优先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以确保整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这次会议再紧急不过。恐怖主义在非洲各地，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蔓延，持续构成挑战，令人震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恐怖团体正在利用治理不力、贫困、不平等和未解决的冲突来扩大其影响力。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漏洞百出，而安全部队能力有限又使这一问题复杂化。此外，非洲国家资金不足，加上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因此，难以做出有效应对这些威胁的集体努力。

在此背景下，为了声援我们的萨赫勒兄弟姐妹，卢旺达于2018年决定捐助100万美元，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运作。这一贡献表明了我们对区域团结的承诺。在萨赫勒地区人民面临恐怖主义的毁灭性威胁时，我们将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

不幸的是，威胁不再局限于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现已蔓延到科特迪瓦、贝宁和多哥等西非沿海国家。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多层次做法来增强地方、国家和区域的抵御能力。

恐怖主义也蔓延到了非洲南部地区，特别是莫桑比克最北端的德尔加杜角省——卢旺达应莫桑比克政府的要求，为根除那里的恐怖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自2021年7月向德尔加杜角派驻部队以来，安全局势大幅改善。我们与莫桑比克同行一起实现了以下阶段性成果。首先，夺取了莫辛博阿达普拉亚、帕尔马、穆伊敦贝等重点地区的恐怖分子据点。其次，战略基础设施已得到保障，包括连接莫桑比克北部地区的关键N380公路。第三，使60万以上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第四，先前受灾地区的学校、市场和卫生中心等基本服务已得到恢复。

为巩固这些成果，我们决定2021年向莫桑比克增派2500名士兵，对已部署的1000名士兵予以增援。这表明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

靠近卢旺达的大湖区继续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来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活动的民主同盟军的威胁。民主同盟军被认为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侵犯人权行为最严重的组织之一，自2024年6月以来已夺走650多名平民的生命，其中仅在贝尼地区就有200多人丧生。

尽管存在这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但我们震惊地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却选择转移视线，让人们无视这一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是将另一个运动，即“3月23日”运动（“3·23”运动）——该运动是为保护受迫害的刚果民众而战的一个团体——称为恐怖组织。几十年来，“3·23”运动现在所保卫的民众遭受系统性的边缘化，迫使许多人前往邻国寻求庇护，其中包括卢旺达，我国收容了10万多难民。

这就让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拥有合法性来定义恐怖主义？哪些团体应被认定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恐怖组织？联合国会员国是否可以赋予自己滥用恐怖主义概念从而获取政治和外交利益，包括在安全理事会获取此类利益的权利？

让我们看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除了民主同盟军之外，还有哪些人称得上是恐怖分子呢？到底是“3·23”运动——一个保护受迫害的刚果民众、仇恨言论受害者的刚果人运动——还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包含了灭绝种族的部队即卢旺达民主解放力量卢旺达（卢民主力量）——不仅受到联合国制裁的组织，而且在2001年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国家军队？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恐怖活动是怎样的情况？保护受迫害的刚果民众是否可以被视为恐怖主义，还是说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图西族平民的迫害和杀害，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尼亚图拉和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民兵2023年10月在马西西地区Nturo村烧毁了300多所刚果图西人房屋的行为应该被定性为恐怖主义？

我们如果不能确定并处理恐怖主义的真正实施者，就无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必须确保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植根于公正、正义以及对和平的真正

承诺。给群体贴上错误标签或是忽视系统性不公正现象只会使暴力继续循环往复，损害我们集体行动的可信度。

在这方面，卢旺达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步骤，以加强非洲在反恐努力中的领导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大幅增强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和联合国特遣部队等区域安全架构的行动和后勤能力。这包括提供专门培训、现代化装备和可持续资源，使非洲部队能够有效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卢旺达与莫桑比克的合作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这种双边合作模式凸显了量身定制、针对具体情况实施的干预所具有的潜力。因此，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应鼓励和支持此类安排，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安排在应对一些受影响会员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方面卓有成效。

其次，反恐必须与发展 and 治理举措结合起来。恐怖主义在贫困、失业和普遍缺乏基本服务的地区发展猖獗。我们需要投资可持续发展计划，消除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各国政府必须努力弥合恐怖分子用来挑拨离间和获取支持的治理漏洞。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这需要确保体制框架充分运作以及具备采取针对区域量身定制的及时应对措施的能力。为非盟和平基金和其他机制调集财力将有助于减少对外部捐助者的依赖，加强非洲对应对其安全挑战的自主权。

第四，要优先推进区域合作和信息共享。非洲国家必须建立安全的情报收集渠道，从而能够对跨境威胁做出迅速和集体的反应。这种协作做法还应包括与能够支持能力建设和资源调动的国际盟友建立伙伴关系。

第五，预防必须成为我们战略的核心。各国政府需要实施早期干预计划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重点关注青年赋权和社区抵御力。通过基层倡议促进宽容、尊重人权和包容，将有助于消除极端分子利用的不满情绪。这些干预措施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作为非洲人负有不让恐怖主义破坏非洲人民的愿望这一共同责任。

卢旺达仍然致力于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通过突出恐怖主义的根源、增强抵御力和支持非洲主导的倡议，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有安全保障的非洲。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哥拉外交部长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 (安哥拉)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亲爱的兄弟，我们感谢你的领导。我还欢迎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和非洲联盟的班科莱·阿德奥耶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并欢迎我的兄弟赛义德·吉尼特先生与会，他对非洲事业的贡献众所周知。我欢迎各位部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与会。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邀请安哥拉共和国参加今天关于非洲反恐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我谨借此机会祝贺阿尔及利亚提出这个适切的倡议，旨在处理非洲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的战略优先事项中的一个突出主题——作为非洲打击恐怖主义斗争的倡导人，特本总统的命令强化了该《议程》。

最重要的是,我谨借此机会赞扬阿尔及利亚在反恐斗争中的先锋作用,正如主席先生在发言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由于阿尔及利亚在该问题上的一手经历,这种作用决定性地影响了非洲当今的反恐战略,其中包括通过1999年的《非洲统一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和2002年行动计划以及设立总部位于阿尔及尔的非洲联盟反恐怖主义中心。

(以英语发言)

我们拥有一个及时和独特的机会,重点关注这个因其在非洲的发展已引起严重关切的祸患。该祸患在几十年间已经从一个基本不起眼和有限的现象,变成一个在本大陆多个地区扩大、暴力程度不断加剧的问题。今天的共识是,恐怖主义是地球上所有地区面临的一个复杂的交叉现象,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因为它破坏了二十一世纪的基本价值观与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民主、人权以及基本自由。

非洲的局势尤其危急。根据《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恐怖主义的中心已从中东转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赫勒中部地区,目前对该祸患所致死亡总人数的一半多负有责任。恐怖团体在北非、萨赫勒、中部非洲、非洲之角、东非和南部非洲、尤其是莫桑比克的德尔加杜角地区的活动最为频繁,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流离失所和沦为难民。

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往往阻遏私人投资,刺激非洲青年移民到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由此威胁非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我们各国人民的幸福前景,因而它威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的执行。我们对恐怖分子对冲突地区的利用感到关切,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活动的民主同盟军——该地区已被多个武装团体侵染,这些团体甚至涉足对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多家消息来源还表明,诸如青年党等恐怖团体已成为在该地区活动的许多其它武装团体的资金来源,由此对该地区的和平构成危险的威胁。因此,我们欢迎索马里外交部长今天宣布的打击参与资助恐怖主义者的措施。

我们还对恐怖团体向大西洋沿岸迁移的趋势感到关切,其后果包括如海盗等现象在几内亚湾等地恶化。因此,有必要加强现有机制,如总部设在安哥拉共和国的几内亚湾委员会和其它与南大西洋有关的举措,即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因为它是任何国家面临的最危险的生存威胁之一。要减少这种风险,我们认为,促进善治、打击腐败、加强国家机构以及建立预警系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坚决认为,执行非洲联盟成员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第十六届特别首脑会议关于恐怖主义和违宪更迭政府的决定具有现实意义——该会议应安哥拉共和国总统若昂·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洛伦索阁下的提议,于2022年5月28日在马拉博举行,分析了非洲大陆这两种祸患的根源,并且采纳了防止和打击这些祸患的措施。非洲领导人强调,有必要在区域和非洲大陆两级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尤其是落实一项强有力的反恐行动计划,增加信息共享,以及建设和加强非洲联盟反恐中心的综合能力。

反恐行动应得到可持续的财政资源的支持以及技术与后勤支持,特别是通过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协同增效,尤其是调集资金,执行关于为非洲联盟这个大陆性组织主导的和平行动筹措经费的第2719(2023)号决议。

《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八章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四条为联合国和区域及次区域机构和机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和分担责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框架。因此,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多项参考文件中强调的多边做法是反恐斗争中的一个战略性选择。

在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中提到联合国同区域组织的机构协作,这些决议强调了这种国际合作对于应对该祸患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下列行动非常重要:战略与行动的协同;把区域性解决方案作为优先事项,并且为其提供支持;增强能力,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共同关注的领域;以及倡导采取一种把安全层面与社会经济干预相结合的整体做法,以便削弱那些有时被视为恐怖主义根源的因素。这些行动可以促进更好地了解区域一级的安全动态,协调预防外交努力,并且制订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更有效的战略,从而确保以更加务实和全面的做法来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因此,我们主张加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及各区域集团之间的合作,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在非洲的蔓延和巩固。

就在我发言的此刻,安哥拉共和国正在为今年2月担任非洲联盟主席国做准备。安哥拉再次重申,它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这是指导其外交立场和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并主张必须找到适当、可持续且可预测的融资解决方案,以支持相辅相成的全球反恐努力。我们认为,今天从这些思考中所产生的经验交流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增进和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和非洲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环境,包括在有利于防止和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祸害的外交磋商和联合行动的方式方面。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想在结束发言时指出,《联合国宪章》规定建立一个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必须共同努力以预防、控制和解决危机的世界。因此,遵守这一规定是我们的责任。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南苏丹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发言。

戈克先生 (南苏丹)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向你保证,我国将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女士、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班科莱·阿德奥耶大使以及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高级顾问赛义德·吉尼特大使所作的通报。

南苏丹荣幸地就加强非洲在反恐方面的领导作用和促进我们大洲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安理会发言。今天,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不仅威胁非洲的稳定,而且威胁全球和平。因此,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是一个集体优先事项——同时我们应当尊重和加强非洲自主权、领导权和解决办法。请允许我提出以下几点。

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站在非洲反恐斗争的最前沿。然而，非洲的领导只有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的坚定支持下才能取得成功。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加强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不仅要支持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而且要确保那些特派团以非洲的专长和当地知识为指导。非洲需要的不是外部强加的解决办法，而是承认和支持我们解决自身挑战的能力的伙伴关系。

非洲反恐努力中的一个关键缺口在于可持续和可预测的供资。在这方面，供资问题非常重要。南苏丹呼吁安理会支持能够确保为非洲和平行动提供直接和可靠财政资源的机制。这包括将非洲主导的特派团纳入联合国摊款。此外，必须探索创新性的筹资机制，例如利用自然资源收入、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和促进私营部门的捐助。只有持续不断地提供资金，我们才能持续打击恐怖主义，同时解决其根源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是反恐的根本。在持续存在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的环境中，极端主义团体就会猖獗。《2063年议程》——非洲联盟关于和平与繁荣非洲的愿景——强调了解决这些根源问题的重要性。南苏丹呼吁安理会支持各项发展举措，并将教育、基础设施、青年就业和增强妇女权能列为优先事项。通过投资于我们的人民和提供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我们将减少我们社区面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

加强联合国与努瓦克肖特进程和阿克拉倡议等非洲机制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南苏丹建议定期开展联合磋商、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方案，以加强协调和提高效力。此外，应制定综合战略来应对跨界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重点是增强区域机制的能力，以迅速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南苏丹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在通过非法资金流动、贩毒或武器走私来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呼吁安理会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其金融情报系统和边界安全框架。区域合作和国际伙伴的技术支持对于瓦解这些网络至关重要。必须优先考虑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能力建设举措，以防止资金流向恐怖组织和团体。

必须为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行动自由来履行保护本国公民的任务。制裁和武器禁运往往限制非洲国家有效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南苏丹呼吁安理会解除对我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在进行斗争的日子里，恐怖主义行为一直是南苏丹经历的一部分，但上周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恐怖主义行为，苏丹军队及其盟友集团占领瓦德迈达尼时，无辜的南苏丹公民在苏丹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南苏丹人民惨遭野蛮杀害。我们感谢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主席和政府间发展组织谴责发生在我国人民身上的事件，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与我们一道，要求调查在苏丹杀害我们南苏丹人民的事件。我国总统也将发生在我国人民身上的事件描述为恐怖行为，并呼吁进行调查。我们还敦促安全理事会加入我们的呼吁。为此，当务之急是采取更加灵活和支持性的办法——一种承认非洲国家面临的独特挑战并将使能力建设优先于限制的办法。

总之，南苏丹坚信，解决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问题需要采取由非洲主导的综合办法——一种把安全、发展和治理融为一体的办法。我们呼吁安理会履行其承诺，支持非洲的领导作用，尊重我们的主权，并促进有意义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确保非洲根据《2063年议程》实现其和平、繁荣和一体化大陆的愿景。我们要立即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应对这些共同挑战，建设未来，建设一个不仅具有韧性而且成为和平与繁荣的灯塔的非洲。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纳米比亚共和国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发言。

穆舍伦加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本着团结和分担责任的精神召开本次部长级会议，以应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最紧迫的威胁之一，即恐怖主义。这一祸害不分国界、不分宗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分意识形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造成无数生命破碎、社区被毁、社会不稳定、人民遭受创伤。我要感谢通报人的见解。

在非洲，恐怖主义继续对和平、安全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破坏稳定并侵蚀对非洲繁荣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从萨赫勒地区到非洲之角及其他地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利用贫困、不平等、边缘化和治理方面的欠缺来招募个人并使之激进化，从而使暴力和不稳定得以循环往复。

恐怖主义并非新挑战，但其不断变化以及在各国家和各地区的迅速蔓延要求我们采取紧急和集体应对措施。近年来，我们看到跨国恐怖网络的兴起；利用技术传播政治、宗教或社会极端主义思潮；以及难以预测的独狼式袭击的增加。这些趋势凸显了恐怖主义的适应能力以及创新、协调和持续反恐战略的必要性。

二十四年前，联合国通过了第一个全球反恐战略（大会第60/288号决议），它是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反恐努力的独特工具。结合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仍然很重要，而在寻求促进非洲在反恐努力中的领导权和自主权方面存在一些挑战。努瓦克肖特进程和阿克拉倡议等非洲主导的倡议与非洲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高度契合。这些努力表明，解决恐怖主义的可持续办法必须是本土的、针对具体情况、以人为本和多利益攸关方驱动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非洲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特别是在以下领域。

首先，在加强机构能力方面，必须通过建立能够应对眼前安全威胁和长期结构性挑战的强有力机构，赋予非洲国家领导反恐工作的能力。这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和技术援助机制、改进司法系统以及确保追责和法治。

其次，关于发展与安全相结合，如不解决激进化的根源，反恐努力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对消除贫困、教育、创造就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减少恐怖组织可以利用的脆弱因素至关重要。以发展为重点的做法必须优先考虑边缘化社区的需求，并确保包容性的经济机会，特别是对青年和妇女而言。

第三，需要协调努力，支持预防和及早发现恐怖活动，包括资助、动员和招募恐怖分子。

第四，在确保可持续融资和伙伴关系方面，虽然非洲主导的倡议展现出显著的韧性和创新能力，但许多倡议缺乏维持其运作所需的财政资源。各国面临着需

要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反恐以及从社会优先事项和旨在促进发展的政府计划中挪用急需资金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履行承诺，为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方案提供可预测、充足和灵活的资金。本着这一精神，纳米比亚认为，关于为非洲联盟（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筹措经费的第2719(2023)号决议，以及核可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关于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持和稳定特派团取代非洲联盟索马里过渡特派团的第2767(2024)号决议是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将在应对恐怖主义和安全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反恐斗争的继续，出现了新的挑战，包括恐怖组织利用网络空间招募人员、煽动激进主义和散布宣传。暗网和加密通信提供了匿名性，使政府和执法机构更难追踪其活动。此外，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导致的破坏稳定的影响为极端主义思潮的扎根创造了沃土。纳米比亚谨强调，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负有支持非洲领导反恐斗争的道义和战略责任。这包括促进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并确保反恐战略符合国际法。

我们单靠自己无法取得成功。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国际合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需。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打击网络激进主义到援助恐怖主义受害者，它们的贡献是无价的。恐怖主义旨在散布恐惧和分裂；因此，我们的最大强项在于我们有能力团结起来抵抗这些力量。通过促进相互理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仇恨，我们可以建立不受极端主义毒害的强韧社会。

总之，非洲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不能仅通过军事措施来实现。通过采取由非洲主导、以发展为重点的方针，国际社会有机会应对挑战和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增强社区的抵御力，支持非洲对于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的渴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言。

阿布拉哈尔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祝在座各位新年快乐。主席先生，我对受邀参加本次辩论会，和你一道讨论非洲反恐工作，重点是我们可以共同提供哪些解决方案来应对肆虐非洲的恐怖主义问题深感荣幸。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各位专家就这一具体问题向我们作了通报。

非洲广大地区都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从萨赫勒到乍得湖流域、非洲之角和莫桑比克北部，再到大湖区。“博科圣地”组织、青年党、“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民主同盟军以及许多其他团体犯下这些恶行，对人民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正如主席先生你先前所指出的那样，非洲联盟反恐中心报告说，2024年前9个月，非洲大陆共发生了3200起恐怖袭击，造成13000人死亡。平民占死亡人数的67%。与会者可能希望知道，这一统计数字包括在乌干达西部姆彭德韦附近一所学校被杀害的42名学童，以及在乌干达西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被杀害的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南非游客以及他们的乌干达导游。也许，按照这个速度——但我希望不是——到今年2月，将有18000多名非洲人死于恐怖主义。这就是非洲面临的悲惨现实。

众所周知, 恐怖主义是有组织的暴力, 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或目的而不加区别地使用。然而, 毫无疑问,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社会。政治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问题——部落或宗教方面的身份认同, 创造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经济原因可能与资源、商品和服务的分享或分配有关, 一些群体感到他们的资源、商品和服务被剥夺了。

恐怖主义团体, 如伊斯兰国西非省、青年党以及显然更多的恐怖主义团体, 越来越多地将尖端技术融入其行动中, 以提高其袭击的精确性和杀伤力。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是一种新的战术威胁, 需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包括反无人机防御和强化监视系统。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多么先进,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在区域还是国际一级, 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 乌干达要赞扬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奇隆博总统阁下, 他同意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上共同打击民主同盟军。因此, 必须采取以国际合作为形式的集体行动, 支持各国努力打击洗钱、网络犯罪和贩运人口等领域的恐怖主义。这样, 我们可以共同削弱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

非洲国家之间的边界往往漏洞百出。部分原因是殖民政府在划定这些边界时相当随意和鲁莽。很多情况下, 边界往往跨越社区。我相信, 在座许多人都听说过两个兄弟姐妹分属两个不同国家的情况。副总统穆迪·阿沃里阁下是肯尼亚副总统, 而他的弟弟阿格雷·阿沃里是乌干达政府的一名部长——由于我们继承的尴尬的边界, 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 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这是因为肯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边界穿过他们的家, 因此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乌干达人还是肯尼亚人。

其他情况下, 边界是一个山谷或一座小山, 山谷或小山的两边都有亲戚。这些边界难以管理, 不仅因为没有标记, 还因为它们得不到尊重, 从而为恐怖分子轻易溜过创造了机会。因此, 各国应通过建立巡逻制度和将技术融入边境管理, 加强跨境合作与管理。

毫无疑问, 信息和情报在反恐斗争中至关重要。各国应采取主动行动, 加强信息和情报共享, 容许区域应对措施并给予协作以及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以减缓恐怖主义的蔓延。许多活动只有在有足够和可靠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也是如此。因此, 各国必须建立机制, 包括在区域一级建立机制, 处理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

乌干达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小组的成员, 乌干达的情报部门金融情报局是金融情报中心埃格蒙特集团的成员。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乌干达都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灰名单”上。然而, 工作组随后的报告表明, 乌干达在加强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制度的努力方面取得了进展, 包括证明执法机构和司法当局根据已确定的风险适用洗钱罪。今天, 乌干达已经不在“灰名单”上。我认为, 这只是各国为应对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应采取的行動的一个简单例子。这不应排除开展国际合作, 支持各国在打击网络犯罪、贩运人口甚至洗钱等领域的努力。

在我们寻找办法阻止资金流入恐怖组织时，我们还必须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和方案寻找资金。打击索马里青年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07年开始打击青年党以来，资金问题就一直是一个症结。毫无疑问，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非索过渡特派团）做了值得赞扬的工作，我要赞扬部队派遣国作出的牺牲。然而，如果资金问题处理得更好，非索特派团和非索过渡特派团可以做得更好。今天，非洲联盟（非盟）因非索特派团和非索过渡特派团的行动而欠下了1.5亿多美元的债务。

这就是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作为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实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我们启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时，我们必须保证提供充足、可预测和及时的资金。非盟的摊款应用来支持这些和平支助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非索支助和稳定特派团在开始之前就注定要失败。

恐怖主义团伙往往盘踞在它们想要活动的国家以外的地区。因此，他们从这片领土上计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另一个国家及其领土上的公民的行动。民主同盟军就是如此，其基地主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它从那里向乌干达发起行动，毁灭生命和财产。我刚才提到的游客和Mpondwe的42名学童被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民主同盟军恐怖分子杀害。因此，这要求各国以及国际伙伴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自领土不被恐怖分子用来准备、资助或组织针对其他国家及公民的恐怖行为。

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利用不同信仰，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招募年轻人并对其灌输激进思想。我最近在尼日利亚电视台看了一个节目，节目中一位穆斯林族长和一位基督教主教一起在一个集会上讲话。这位穆斯林神职人员引用了《古兰经》中关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诗句，不仅展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也展示了穆斯林是如何尊重基督和基督教的。这种主动和互动让我印象深刻、深受鼓舞。因此，有必要促进建立和加强不同信仰间的对话，以促进各种信仰间的和谐、宽容与和平共处，从而使极端分子没有借口利用宗教进行招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联合国应关注青年激进化问题，因为激进化是助长极端主义的火种。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支持下，秘书长需要探索更加可行和可持续的长期替代办法，从而处理青年激进化问题。自从激进化开始以来，大量青年准备参与恐怖主义，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早些时候，我提到经济匮乏和缺乏经济机会是恐怖主义在一些管辖区猖獗的部分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制定和采用全面、多层面的方法，应对冲突的根源和结构性驱动因素，包括通过制定旨在增强经济权能，特别是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审慎社会经济方案，并引导他们进入货币经济。许多非洲国家有大量人口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不仅会让他们心悦诚服，还会让他们从身份政治转向利益政治。我认为，这可以避免这片大陆的许多冲突。

有必要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探索经济机会，尤其是贸易便利化和跨界基础设施，从而加强巩固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区域一体化。在乌干达东部和肯尼亚西部生活着游牧民族，他们自远古以来就相互袭扰。乌干达政府和肯尼亚政府坐到一

起,发展跨界基础设施,如供水点。最近,在2024年9月,有一个阿特克尔人的聚会。他们生活在肯尼亚西部、乌干达东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和南苏丹南部,说着高度相关的方言。他们聚到一起谈论经济赋权、和平与安全。在民主同盟军猖獗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正在开展跨界基础设施项目,以改善互联互通并鼓励经济活动。我们开始看到和平红利,人们也正在竭力捍卫它。

除了审慎的经济方案,我们还需要观察政治驱动因素。这要求非洲国家审视自己的民主资质,不要让任何群体认为或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或被剥夺参与的机会。

反恐举措资源不足,部分原因是发展和消除贫困等优先事项彼此冲突。因此,有必要在国家预算中为反恐战争拨款。这就是安理会在分配专门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资金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国际伙伴关系的时候。非盟委员会的大陆战略行动计划事实上是促进区域合作的资源分配指南,协调了成员国的努力,以提高对非洲大陆反恐努力的认识,这值得赞扬,应该得到支持。

必须记住,大自然厌恶真空。许多恐怖分子在中央当局缺位或无足轻重的地方活动。因此,非洲国家需要加强执法能力,包括但绝不仅限于建立强大和专业的军队,这支军队也要秉持正确的泛非主义、不分派系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从而捍卫国家完整,击败恐怖主义。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一项群体事务。它呼吁所有国家、区域机构和国际伙伴协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副外交部长发言。

纳西尔先生 (印度尼西亚)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会议。我也感谢副秘书长和所有通报人提供深入见解。

恐怖主义仍是一个持续的全球威胁,危及安全,破坏地区稳定,阻碍发展,包括在非洲。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遭遇过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理解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这方面的关键是国家自主权和包含预防的软办法战略,以及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政策和立法。我们的经验还表明,消除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至关重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冲突造成不稳定,进而助长恐怖主义。此外,根深蒂固的不公正会为恐怖主义的壮大创造条件,包括在当今具有社会意识的年轻一代中,这种社会意识受到人性和正义价值观的强烈驱动。因此,理解发展、人权和安全之间的联系,包括在安全理事会理解这一点,必须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

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行动。在国家一级,促进对话、宽容和温和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认为,数字扫盲、外联和批判性思维对于防范有害思想非常重要。国家立法还必须解决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筹资问题。

国家战略和立法的实施要取得成效,还需要一个有利和支持性的区域环境。因此,应当促进区域机制,包括非洲联盟也应当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支持非洲

联盟作为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引擎发挥作用,加强其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我们随时准备支持相关倡议,包括努瓦克肖特进程和阿克拉倡议。

多年来,我们还通过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支持。我们也欢迎能够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合作的倡议。这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成为非洲的可靠伙伴,包括在反恐能力方面。

此外,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建设性合作也很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与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凸显了联合国非洲维和特派团与区域机制努力的互补性。

恐怖主义不分国界。因此,全球层面的合作势在必行。必须不断促进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以加强反恐措施,特别是在执法机构之间。通过发扬这种集体精神,非洲可以更好地制定解决方案,以解决其当前的安全关切,包括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安全关切。

最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有效实施将使非洲成为未来的全球实力集团。确保非洲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公平的代表权,对于增强非洲在全球舞台上的正当发言权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促进这样的愿景——所有人都能享有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将近下午1时45分。本次会议的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因此,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3时复会。

在休会之前,我谨代表在座各位衷心感谢口译员,感谢他们为我们的辩论会奉献时间,让更多的发言者能够参与。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下午1时45分会议暂停。